

19

“万恶之首”电影院

爱不怕分,越分越多

14



吕丁著

第一本揭秘中东地区的风情笔记

作为影迷,我就想,这次到了也门,可以痛痛快快地看电影了。没想到也门再次用它特立独行的作风狠狠地打击了我一下——看电影?小姑娘

怎么喜欢这种下三滥的东西?也门是个没有电影院的国度,十几年前南北也门分治的时候曾经有过一家,但没过多久就关门了。对于这个昙花一现的电影院,也门人是这么说的:电影院里播放的西方电影带来了文化侵略,血腥、色情的画面影响了也门的社会风气。

也门文化界的权威人士指出,在两性之间有着“楚河汉界”的也门,一下子冒出这样一个男女混坐的电影院,成了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地方,如此大逆不道成何体统?!

是啊,成何体统?我试着去想象一下穿黑袍、戴面纱的女子,在监护人的陪同下与自己的情郎走进电影院,平时都要隔开行走的两人现在却坐在了一起,可气的是身边这个人连自己的面容都没见过,却目不转睛地看着屏幕里搔首弄姿的西方裸女,那感觉该是何等奇怪和复杂!

被指为“万恶之首”的电影院,就这样被关闭了。我问同寝室的也门女孩,这家电影院她是否去过,结果换来对方的大怒:“那种地方我怎么可能去!”

没有电影院,我们去哪儿看电影?热情的也门同学自告奋勇带我去逛音像店。进店后我就大呼上当,架子上摆着的除了叙利亚的肥皂剧和黎巴嫩的老电影外,几乎看不到其

他东西。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找到穿着20世纪80年代服装的成龙、李连杰的电影。老板听说我是中国人,便一再向我推荐这两位巨星的大作,还在我面前耍了一通拳脚,说这是他从中国电影里学来的功夫,问我可不可以再教他几招。我连连摆手,告诉他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会功夫。在也门同学的建议下,我还是买了一部据说非常好看的伊朗电视剧,结果回去一放,竟然是圣母玛利亚的宣教片。

就在我以为自己与电影缘分已断的时候,“月老”那吉娃来了。此女在我们宿舍里很有名,据说在我来之前,宿舍的热水器出问题,女生们为此跑到校长面前示威,该活动就是由她领导的。

作为宿舍里胆子最大的女生,她在宿舍里偷偷开起了“电影院”。今天是“试营业”的第一天,特来邀我光临。我很好奇她从哪里搞到的碟片,原来那吉娃的表兄是碟店的小老板,两人刚刚订婚,作为礼物,他动用各种渠道搞到了一批西方电影碟片。

晚饭后,我敲开了那吉娃的房门,她朝门外四下扫了一眼,确认没有别人后,以极快的速度把我拉进了房里。里面有十几个女生挤在电脑屏幕前屏气凝神,这中间不断有女孩在门口轻轻敲门,倘若是三声叩门的暗号,那吉娃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门外人拉进来;倘若只是过路人,则电脑声音立即关闭,房内人大气都不敢出,一直等到敲门人的脚步由近及远才松了一口气。一场电影看下来,让我们紧张不已。

就这样,以那吉娃牵头的“宿舍电影院”红火了起来。每周放一次电影碟片,具体时间视安全情况和人数而定,我成了这里的常客。在她的小屋里,我们看完了皮尔斯·布鲁斯南的“007系列”,看完了安吉丽娜·朱莉的《古墓丽影》,偶尔还会看喜剧片《美国派》等。可惜好景不长,消息到底还是传了出去。据说是那吉娃借给一个保守女孩子光盘时错把韩国的影片递了过去。结果第二天东窗事发,宿舍管理员气冲冲地问她怎么不学好,看起了这些暴力电影,她一脸无辜地看着对方,说那只是艺术而已。但是,那吉娃的“电影院”还是被迫关闭了。她跟我说:“我就不信这个邪,等以后我到电视台工作,就给他们放韩剧。”

几年后,我在利比亚偶尔看到了迪拜台播放的韩剧《对不起我爱你》,让我想起了当年与那吉娃一起偷看电影的情形。她是不是在这个电视台工作?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,想必现在已经在和她的表兄喜结连理,组建家庭了吧。

姥姥跟着我在青岛过了一段与水门口不一样的日子。

那时我还在上小学,姥姥像个客人一样在我家住着,不再去井里挑水,也不用去河边洗衣服,更不用做饭、喂猪、喂鸭子了。姥姥好像没啥事可做了,白天我和哥哥去上学,妈妈上班,姥姥就在屋里,从太阳升起太阳下山,她的眼睛只盯着两个地方——墙上的挂表、窗外的楼梯。

我在教室里两眼只盯着老师的手表。放学后,我飞一般跑回家,我知道姥姥在家等我。

4月的青岛是风景最好的时候,到处盛开着樱花。为了留住姥姥,每个星期天我都带她出去逛。从中山路逛到栈桥,再从栈桥逛到鲁迅公园。小脚的姥姥走在大街上简直就是挪动,我也从不嫌慢,走累了我们就坐在马路边上歇着。

我和姥姥坐在黄海饭店大门口吃着我们自带的饭。一人一个馒头,馒头里夹着一片很薄的咸菜,手绢里包着两瓣蒜。

“不对呀姥姥,我妈不是给咱俩馒头里一人夹了一个煎鸡蛋吗?”

“我把煎鸡蛋偷偷地装到她饭盒里啦!”

“你等着我妈晚上回来叱儿你吧!”

让我说对了,晚上吃饭的时候,我妈几乎是把那两个煎鸡蛋甩在了姥姥的碗里。

我妈最烦我姥姥这样的“爱”了,姥姥又偏偏只会这样的“爱”,她们的爱总是带着刺儿。“给块糖吃本来挺好的,可你妈就是得抹上辣椒,甜在心里,辣在嘴上。”

“姥姥,你说实话,你是偏向我妈,还是偏向我?”

“这事儿不能拿到秤上称,一辈子也称不出个斤两来。你妈上班费脑子又费力气,挣钱养活这一家人,你妈在秤上就比你重;等你长大了,挣钱养活你妈,那个时候你上秤就比你妈重。”

“我长大了挣钱也不养活我妈,有我哥哥养活就行了,你看我妈对我哥哥多好,给他吃煎鸡蛋,却用煎蛋的油锅给我煮点儿白菜,简直就像后妈。”

“你妈连油锅煮白菜都不舍得吃,你没看你妈饭盒里就撕巴几块儿白菜帮子撒几颗盐粒子?”

与姥姥的宠爱相比,妈妈的严厉简直就是虐待,你刚伸手拿肥皂,她就说:“怎么啦,小肥皂洗不了手啊?”

“那你妈连你用剩下的小的也没舍得扔啊,攒多了用炉子化成一团再聚成个大的,日子就这么过嘛。”

“我哥用大的她怎么说?”

“小子干大事,可不敢让他成天抠抠唆唆;闺女不一样,将来得持家过日子。你妈不是后妈,是个合格的妈。”

合格的妈,这是姥姥对我母亲一生的评价。

倪萍著



姥姥说,她养孩子是喂了一群小肥猪,而母亲养的是两匹奔腾的马。

我从猪圈到草原,这个过程很痛苦。母亲的清冷常常让我感到孤独,我不明白母亲的笑容都给了谁,我盼着快点长大,离开清冷,去寻找温暖。

多少次,我和姥姥盘腿坐在炉子前诉说着妈妈的不是,我像一个长舌妇一样不依不饶地数落着母亲。姥姥从不打断,她是有意让我宣泄啊!

“心里有气、有怨恨说出来就好了,不管是对是错,别留着,日子长了,就长在身体里了。”

姥姥以她最原始的方式梳理着我那弯弯曲曲的心灵,即使这样我对我妈依然敬而远之。

姥姥一直挖空心思地罗列着母亲对我的爱,可是有多少孩子能把辣椒吃了再吃糖啊?

“姥姥,你不怕我爱我妈就不爱你了?”

“爱越分越多,爱是个银行,不怕花钱,就怕不存钱。”

我们的爱虽然都是零钱,但在姥姥的打理下,我们一点点地储存着。如今的大家庭里,真的没有一次争吵,大家已经习惯了,你的是我的,我的也是你的,即使有不顺心、不如意的事儿,大家也从没撕开过这张脸。“一家人是一张脸”,家里人都下意识地爱护着这张脸,有钱的多出钱,有力的多出力,家里始终是那样温暖。人人都觉得适度,自由地进出,自由地来往,家是你随时想回的地方,也是你随时可以离开的地方,人人都有一把钥匙。

如今,母亲掌管着这个家,全家老小也都习惯辣椒裹着糖吃,好在大家都能吃辣了。

69岁老人的人生智慧

副刊

电话:65233688

洛阳网 www.lycl.com.cn

洛阳人,看洛阳手机报

洛阳手机报本地新闻资讯内容丰富,总量占到了60%以上

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LYD 到 10658300 订阅,3元/月。不收GPRS流量费。
联通用户发送短信712到10655885 订阅,3元/月。不收GPRS流量费。